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

十六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五十三

唐紀

昭宗皇帝

在位十四年



諱曄懿宗第七子也初封壽王文德元年僖宗
疾大漸立為皇太弟三月僖宗崩太弟即位

○西龍紀元年朱全忠大破秦宗權斬之全忠既克蔡州
兵勢益盛

討李克
用

○庚戌大順元年在藩邸素嫉宦官及即位楊復恭持援
立功所為多不法上意不平政事多謀於宰相○夏四月
朱全忠上言京用終為國患今因其敗臣請帥汴滑孟三
軍與河北三鎮共除之張濬曰先帝拜幸山南沙陲所為
也臣常慮其與河朔相表裏致朝廷不能制今兩河藩鎮
共請討之比千載一時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上
從之○五月詔削奪克用官爵以濬為河東行營招討制
置宣慰使○官軍出陰地關不戰而走張濬又敗克用上
表訟寃

○二年賜克用詔悉復其官爵使歸晉陽○八月王建
稱西川留後後為蜀王

○景福元年五月楊行密屢敗孫儒兵擒儒於陳斬之
傳首京師儒眾多降於行密先是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
稱楊一益二及經秦畢孫楊兵火之餘江淮之間東西千
里掃地盡矣○八月以楊行密為淮南節度使淮南被兵
六年士民轉徙幾盡行密初至賜與將吏帛不過數尺錢
不過數百而能以勤儉足用非公宴未嘗舉樂招撫流散
輕徭薄斂未及數年公私富庶幾復承平之舊

○二年春正月以茂貞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以渝州

楊行密
安集
南

柳玘戒子

刺史柳玘為瀘州刺史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悌禮法為士大夫所宗玘為御史大夫上欲以為相宦官惡之故又謫於外玘嘗戒其子弟曰凡門地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已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為人所嫉懿行實材人未之信小有此類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爾○李茂貞恃功驕橫上怒欲討之命杜讓能專掌其事○九月以單王嗣周為招討使帥兵三萬軍于興平茂貞約王行瑜合兵六萬以拒之禁軍皆望風奔潰茂貞等乘勝進攻三橋京師大震

乾寧元年春正月以右散騎常侍鄭絳稟禮為禮部侍郎同平章事絳好詼諧多為歌後詩譏朝亦作時事上以為有所蘊手注班簿命以為相聞者大驚堂吏往告之

歌後鄭五作宰相

絳笑曰諸君大誤使天下更無人未至鄭絳吏曰特出聖旨鄭曰果如是奈人笑何既而賀客至絳搔首言曰歌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議不獲乃視事

王行瑜犯關

二年王行瑜李茂貞韓建各將精兵數千入朝奏稱南北司互有朋黨隋秦朝政韋昭度討西川失策李谿孫相不合衆心請誅之上未之許是日行瑜等殺昭度谿於都亭驛○李克用大舉藩漢兵南下討王行瑜等上詔克用令且赦茂貞併力討行瑜十一月克用進逼邠州行瑜棄城走克用追斬之○十二月進克用爵晉王

李茂貞入長安

三年李茂貞犯京師帝將幸太原韓建請幸華州上從之茂貞遂入長安自中和以來所置宮室市肆燔燒俱盡○錢鏐克越州斬董昌以鏐為鎮海節度使

丁巳四年王審知自稱福延留後後為閩王
戊午光化元年李茂貞與朱全忠皆欲發兵迎天子八月
車駕還京師

庚申三年以崔胤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專制朝政初崔
胤與上密謀盡誅宦官宦官益懼上自華州還忽忽不樂
多縱酒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於是中尉劉季述王仲先
樞密使王彥範薛齊隆等陰謀發立乃引兵突入宣化門
季述進曰陛下厭倦大寶中外羣情願太子監國請陛下
保順東宮乃扶上與后同輦嬪御侍者纔十餘人適少陽
院季述以銀燭畫地數十罪數十乃鎖其門鎔鐵錮之允
牆以通飲食季述等矯詔令太子裕監國尋使即皇帝位
朱全忠聞亂至大梁季述遣其養子希度詣全忠許以唐
社稷輸之季振勳全忠誅季述全忠乃因希度遣振如京
師謂事崔胤密遣人說神策指揮使孫德昭誅季述等

辛酉天復元年春正月朔王仲先入朝孫德昭擒斬之崔
胤乃迎上御長樂門樓帥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季述王
彥範繼至方若責已為亂胤也胤所擊薛齊隆赴井死
出而斬之城四人之族○鳳翔節度使李茂貞入朝進爵
岐王○崔胤以宦官典兵終為肘腋之患諷茂貞留兵三
千於京師胤密衛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
之意胤欲上幸鳳翔胤知謀逆重急
遣全忠善補被密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且言賊者返正
皆公之良圖而鳳翔先入朝抄取其功今不速來必成罪
人豈惟功為他人所有且見征討矣全忠得書十月大舉
兵發大梁○朱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師大駭
十一月中尉韓全誨等陳兵殿前請幸鳳翔上不得已乃

唐昭宗

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聲不絕全忠等遂
火宮城車駕幸鳳翔

壬戌二年十一月朱全忠進攻鳳翔李茂貞出戰累敗諸
將已竭上乃召李茂貞等議與全忠和

癸亥三年正月茂貞獨見上請誅韓全誨等與朱全忠和
奉車駕還京上即收全誨斬之遣使囊全誨等首以示

全忠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二人朱全忠又密令京兆
捕誅九十人甲子車駕出鳳翔辛全忠宮已入長安

崔胤奏國初承平之時宦官不典兵預政天寶以來宦官
寢盛貞元之末分羽林衛為左右神策軍以便衛從始令

宦官主之以二千人為定制自是參掌機密奪百司權上
下彌縫其為不法大則構扇藩鎮傾危國家小則賣官鬻

獄蠹害朝政至至衰亂職此之由不窮其根禍終不已請
罷內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首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上

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第五可範已下數百人於內侍省
盡殺之冤號之聲徹於內外又出使者詔所在收捕誅之

此節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洒掃

溫公曰宦者用權為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宮禁
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見有時可

嚴憚也其間復有性識優_利語_三辭_給善_同候_顏
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違忤之患使公則有稱慝之效

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待奉之外不任以
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疎甘言卑辭之請有時而從浸

淫實受之翹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潛移於必
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黜陟刑賞
之柄移而國家又危亂者不之有也東漢之衰宦官最

名號橫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以濁亂天下未有能劫脅天子如制嬰兒發置在手東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者乘虎狼而挾蛇虺如唐世者也所以為首非他漢不怪兵唐控兵故也太宗監前世之弊深抑宦官無得過四品明皇始稍舊章是崇是長晚節令高力士省法事彛乃不准退將相時與之議曰天子王公皆畏東之宦官自此熾矣及中原板蕩肅宗收兵靈武李輔國以東宮舊隸參預軍謀寵過而驕不復能制遂至愛子慈父皆不能庇以曷俸終上其代宗踐祚仍遵舊制程元振魚朝恩相繼用事竊弄刑賞壅蔽聰明視天子如秀裘陵宰相如奴虜是以來瑱他向入朝遇讓賜死吐蕃深侵郊甸匿不以聞致狼狽幸陝李光弼老疑憤鬱以墮其生郭子儀擢廢家苦不保立龍王僕固懷恩冤抑無訴遂棄勳庸更為叛亂德宗初立頗振綱紀宦官猶結而返自興元猜忌諸將以李晟馮元帥為不可信悉奪其兵而以竇文場霍仙鳴為中尉使典宿衛自是大阿之柄落其掌握矣憲宗末年吐突承璀欲廢嫡立庶以成陳弘志之變竇曆狎匪羣小劉克明蘇佐明為逆其後絳王及文武宣懿皆昭六帝皆為宦官所立勢益驕橫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楊復恭劉季述韓全誨為之魁傑自稱定策國老曰天子為內生根深蒂固上矧疾成膏肓不可救藥矣文宗深憤其然志欲除之以宋申錫之賢猶不能有所為及受其殃况李訓鄭注反覆小人欲以一朝誦詐之謀剪累世膠固之黨遂至涉血禁塗積尸首兵公卿大臣連頸就誅闔門者咸天子陽燄歿金縱酒飲泣吞氣自比赧獻不亦悲乎以宣宗

之最教明察猶閉目舞首自謂畏之况懿德之驕侈苟
警邑速獵足充其欲則政事一以付之呼之以父固無
怪矣賊汙宮闕兩幸劫掠皆令致所為也昭宗不勝其
恥力欲清滌而所任不得其人所以道始則張
濟慶軍於平陽增李克用跋扈之勢復恭仁命於山南
故宗文通不臣之心終則真交關奸父及御衣深泊亦
城流寓華陰幽辱東內劫遷岐陽崔昌遐無交之前更
召朱全忠以討之連兵圍城再增其勢御膳不足於積
備王侯斃路端墨於飢寒然後全誦就誅乘輿東出窮
蹙其黨盡有子遺而唐之廟社因以丘墟矣然則言者
之禍殆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易曰獲
霜堅冰至為國家者防微杜漸可不慎其始哉此其為
患章章尤著者也自餘傷賢害能召亂致禍責官書
沮敗師徒蠱害丞民不可備舉矣寺人之官百三王之
世載於詩禮所以謹闡闡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
如恭伯之疾惡寺人披之事君鄭衆之辭賞以禮也
東曹日升之救患馬存亮之弭亂楊復光之討賊應
美之避權張承業之竭忠其中豈無賢才乎顧人主不
當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劫人耳
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寬赦如此雖使之
專橫孰敢哉豈可不察哉否不詳是非欲早雖而禽捕
息滅之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
昌熲龍之於後而朱氏莫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
亡是猶桑衣之垢而焚之患木之蠹而伐之其為害豈
不益多哉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其亂也斯之謂矣

甲子天祐元年春正月朱全忠密表崔胤專權亂國難

君臣并其黨鄭元兩以陳班等皆誅之遣牙將馮彥卿奉表
稱州岐兵逼畿甸請下遷都洛陽下八車駕發長安全出
以張勉為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尺制燬營長安
如建遂在墟矣上在洛陽全出使將玄暉和之立魏去為
皇太子○日錢鏐為吳越王

昭宣帝 在位四年 壽十七

諱保昭 少第九子比宋全忠已弒昭宗以帝年
幼矯詔立為皇太子 天祐元年八月即帝位

全忠臣
朝士

乙丑天祐二年五月丙子星長竟天占者曰君臣相與誅
殺之應之○六月全忠取朝士與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
驛一夕盡殺之投尸于河初李振遷與進士兒不中第致
深嫉搢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事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
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兵王揚行密堯其子偁自

立為弘農郡王○以宋全忠為相國進封少王加九錫錫
一歷平圖曰高祖舉晉陽精兵攻亡隋之弊席卷長驅奄
有關中命將出師掃除亂虜遂降李密擊建德擒世充
克武周翦黑闥莫離統六年之中海內咸服何成功之
速哉蓋以太宗之為人也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驅
策英雄網羅後又好用善類樂聞直諫拯民於水火之
中不措之於社稷之上使盜賊化為君子呻吟轉為謳
歌衣食有餘刑措不用突厥之徒擊顛顛庭北海之蠻
悉為州縣蓋三代以還中國之盛未有也惜其好尚
功名而不及禮樂父子兄弟之間慙德多矣高宗沈溺
宴安仁而不武使天后斷喪唐室屠害宗支毒流播紳
迹其本源有自來矣中宗又罹憂辱備嘗險阻一旦得
志荒淫不悛莫士之墮豈可朽也唐自宗室前之禍立嗣

昭宣皇帝

以功所謂可與權矣明皇能謀有勳再清內難開元之
初憂勤庶政好賢樂善愛民利物海內富庶四夷賓服
浸淫於正朔之風矣及天寶以隆而功成治定無有
後難志欲既滿後心乃生忠貞浸誅諛諛並進以遊
為良謀以黃色為務以李林甫楊國忠為相召以安
祿山哥舒翰為方虎離疽結於心腹而不悟豺狼遊於
藩籬而不知一旦變生所忽忽起蓬蒿朝堂執轡而心
醉猛將以塵而束手腥膻汗於伊洛流血染於河潼東
輿播蕩生民塗炭禍亂並興不可救藥使數百年之間
干戈爛熳而不息焉乎靡不有初斯克有終安之不可
恃治之不可保如此肅宗以國之元子收兵靈武反亦
而東不失舊物代宗分命羣帥剪除兇醜使大河南北
復為唐臣其功皆不細矣然此兩君者武不足以決疑
明不足以燭理無郭子儀之忠李光弼之智因陰固
懷恩以困回紇之衆則天下已非唐有矣夫以肅宗之
孝慈而制於李輔國不得養其父感於張右不能庇其
子則其迷可知矣以代宗之寬二而聽讒臣之言使光
弼不取入朝慙憤而死懷恩招引外寇幾再亡國則其
明可知矣而又不思經遠之謀專為姑息之政盜賊據
州郡者因用為太守士卒殺主帥者因授之旌鉞使疆
暴縱橫下陵上替積習成俗莫和其非聖王之紀綱大壞
不可復振則肅宗之為也德宗惜精壯之弊開王室之
甲南面之初赫然有陵亂之志而識度闇淺資性猜悞
親信多非其人舉措不由其道賦斂煩重果於誅殺故
關外之寇未平而京城之盜先起於是困辱於奉天播
遷於山南公卿拜於賊庭鉅餉集於黃屋尚賴蔭暫

心於內李晟軍城輸少於外故能誅夷元兇還奉宗社自是之後消剛為柔利方為圓逮其晚節偷懦之政甚於祖考矣順宗不幸嬰疾姦邪肆志而能委政家嗣以安社稷足為賢矣憲宗聰明果決得於天性選任忠良延納善謀師老則至界論輻委而不為之疑盜發都邑屠害元宰而不為之懼卒能取靈夏清劔南誅浙西俘澤潞平淮右復齊魯於是天下深根固蒂之盜皆狼顧鼠拱納質效地稽顙入朝百年之憂一旦廓然矣而息於防微變生肘腋悲夫穆宗家已成之業承既平之緒授任非才為謀不臧使押中之虎復繼暴於原野網中之魚得自脫於深淵元和之功於茲墜矣寶曆輕易荒縱自貽顛覆文宗優游不斷受制家臣雖有好賢之心文雅之美皆不足稱也武宗英敏特達委任能臣克上黨如拾芥取太原如反掌功業不究惜哉宣宗少歷艱難長年踐位人之情偽靡不周知尽心民事精勤治道賞簡而當罰嚴而必故方內樂業殊方順軌求諸漢世其孝宣之流亞與懿宗驕奢無度賊虐不已輔弼之任委於嬖寵四海之財竭於淫樂民怨不知神怒不恤李氏之士於茲決矣且唐自至德已來近習用權藩臣跋扈譬如羸病之人以藥粥養之猶懼不濟况飲之毒酒其能存乎及僖昭嗣位天祿已去民難已解盜賊徧於寰區蓬蒿塞於城闕漂泊幽厚窮命諸侯當是之時雖欲救之其將能乎

右唐二十一帝二百八十八年

范祖禹曰唐自高祖取隋五年而四方底平九年而大業立正觀之治幾於三代然一傳而有武氏之篡國論

中絕二十余年中唐尊國日淺朝廷濁亂明皇以兵取
而後得之開元之治幾於正觀而終之以天寶之亂唐
室遂微肅宗以厚無可稱者憲宗元和之政蹶為中興
而晚節不終身且不保死唐之止治日如此其少亂日
如彼其多也晉三代之君莫不修身齊家以正天下而
唐之人主起兵而誅其親者謂之定內難偏父而奪其
位者謂之受內禪此其閭門無法不足以正天下亂之
大者也其治安之久者不過數十年或變生於內或亂
作於外未有內外無患承平百年者也楊雄曰陰不極
則陽不生亂不極則德不形唐室之亂及于五代而天
祚有宋太祖順人之心兵不血刃市不易肆而天下定
神武所臨海內有截繼以太宗文治四宗守成太平百
有余年垂三代之盛未有如此其久者也其取之也雖
無以遠過於前代其守之也則不愧於三王內則家道正
而人倫明其養民也仁其奉已也儉德澤從厚刑罰從
薄外則縣之政聽於令郡之政聽於守守之權歸於按
察按察之權歸於朝廷上下相維輕重相制藩鎮無擅
兵之勢郡縣無專殺之威士自一命以上刑辱不及也
故無大臣之誅施及羣生功利無窮校之唐世天壤不
侔夫唐之已事如彼祖宗之成效如此然則今當何監
不在唐乎今當何法不在祖宗乎夫權取監於唐取法
於祖宗則永世保民之道也

後梁紀

按梁唐晉宋周各有一代之史宋朝歐陽文忠公始刪為五代史司馬溫公所脩資治通鑑雖詳取公一論談而所援引事多具舊史其言詳與歐公五代史各有同異

太祖皇帝

在位七年

壽六十一

諱晃初名温姓氏本從漢梁冀後歸唐賜名全忠拜

節度使昭宗光化二年封梁王宣帝天祐四年受唐禪

丁卯開平元年唐昭宣帝降御札禪位于梁梁王更名晃

即皇帝位國號梁。下詔削奪李克用官爵是時惟河東

鳳翔淮南稱天祐西川稱天復年號餘皆稟梁正朔稱臣

奉貢。蜀主遺晉王書云請各帝一方俟朱温既平乃訪

唐宗室立之退歸藩服晉王復書不許曰誓於此生戮敵

失節李用平黃巢有大功唐昭宗封為晉王後其子存

其為蜀王為唐莊宗所滅孟。岐王治軍甚寬待士卒

簡易由是衆心悅服然御軍無紀律及聞唐亡以兵羸地

蹙不敢稱帝岐王李茂真據鳳翔本姓宋名文通德宗時

上至唐明宗時國除。以武安節度使馬殷為楚王馬殷據潭州

後周太祖朝。以吳王鏐為吳越王錢鏐據杭州。以清

海節度使劉隱為南海王劉隱據廣州。以威

武節度使王審知為閩王唐末黃巢亂至宋朝國除。以威

州號毅晉齊王。以權知荆南留後馮煥馮煥據岳州。以威

特為南唐所滅。九月蜀王即皇帝位國號大蜀。命保平節度使

康懷貞將兵八萬攻潞州晉昭義節度使李嗣昭閉城拒

守懷貞晝夜攻之半月不拔乃於潞州城下更築重城內

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塹而守之。

戊辰二年正月晉王克用薨其子存勗嗣為晉王晉王與

晉王專
被戮州

諸將謀曰上黨潞州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
朱溫所憚者用先王用聞吾新立以為童子未開軍旅必
有驕怠之心甚用精兵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
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晉王大閱士卒帥周德威等
發晉陽進兵直抵夾寨填塹築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
走失亡將校士卒以萬計委棄資糧器械山積帝聞夾寨
不守大驚既而歎曰生之當如李亞子名鍾克用為不亡
矣至如吾兒豚犬耳○晉土歸晉陽林兵行賞命州縣舉
賢才黜貪殘寬租賦撫孤窮伸冤濫禁姦盜境內大治○
淮南張顥弒弘農威王立其弟隆演為留後揚行密雖

為弘農郡王國子吳後為徐
知洪所篡遂為南唐

三帝遷都洛陽

乾化元年三月清海靜海節度使南平襄王劉隱卒

其弟劉勳繼位○八月燕王守光即皇帝位劉仁恭之子國

號大燕○晉王聞守王守光稱帝大笑曰俟彼十年吾當

問其鼎矣

壬申二年二月帝疾增甚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

不意太原餘孽更昌熾如此吾觀其志不小天復奪我年

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高季昌潛有據荆南

之志乃奏築江陵外郭增廣之○封王友珪僕夫馮庭諤

弒帝友珪即帝位

均主為日未帝

在位十一年 壽三十六

諱友真朱溫子在位十一年唐兵殺之

癸酉乾化二年趙巖奉使至大梁均主友真密與之謀誅

友珪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令公耳得其一言諭禁軍

吾事立辦均王乃遣腹心馬慎交之魏州說楊師厚曰

為庭諤
弒逆

後梁太祖均王

均王即位

晉恭帝

張道北政

劉道真

魏時事

王篡弒人望屬在大梁公若因而成之此不甘之功也師厚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陰與袁象先謀庚寅旦袁象先帥禁兵數千人突入宮中友珪自殺象先嚴爵傳國寶詣大梁迎均王王曰大梁國家創業之地何必洛陽乃即位於大梁均王即李嗣源分兵徇燕山後八州皆下之進逼幽州晉王督諸軍四面攻城克之擒劉仁恭及其妻妾守光帥妻子亡去晉王入幽州王方宴將吏擒守光適至王語之曰至人何避客之深邪王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道人曳之

真明元年二月魏博軍亂劫節度使賀德倫求援於晉晉王引兵進據臨清與劉鄩夾河為營。帝疎忌宗室專任趙巖及德妃兄弟第張漢鼎漢傑從兄弟漢倫漢融咸居近職參預謀議巖等依勢弄權賣官鬻獄離間舊將相敬翔李振雖為執政所言多不用振每稱疾不預事以避張趙之族政事日紊以至於亡

二年春二月帝屢趣劉鄩尋與晉王戰鄩兵大敗王擅密疏請發關西兵襲晉陽帝從之兵至晉陽夜急攻之城幾陷者數四昭義節度使李嗣昭遣牙將石君立救之梁兵死傷者什二三王檀引兵大掠而還帝聞劉鄩敗又聞王檀無功歎曰吾事去矣

六年春晉兵侵掠至鄆濮而還鄆晉敬翔上疏曰國家連年喪師疆土日蹙陛下居深宮之中所與計事者皆左右近習豈能量敵國之勝負乎先帝之時奄有河北親御豪傑之將猶不得志今敵至鄆州陛下不能留意必若乏才乞於邊陲自效疏奏趙張之徒言翔怨望帝遂不用。吳徐知誥為淮南節度行軍副使知誥後唐吳知誥事

吳王盡恭接士大夫以謙御眾以寬約身以儉以吳王之命悉蠲天祐十三年以前逋稅餘俟豐年乃輸之求賢才納規諫除姦猾杜請託於是士民翕然歸心雖宿將悍夫無不悅服以宋齊立為謀主由是江淮間曠土盡闢桑柘遍野國以富強

丁卯五年吳徐溫自以權重而位卑勸吳主建國稱帝而治吳王不許夏即吳國王位。蜀主王建殂太子衍即皇帝位。晉王如魏州發徒數萬廣德勝北城日與梁人爭大小百餘戰互有勝負右射軍使石敬瑭與梁人戰于河橋梁人擊敬瑭斷其馬甲橫衝兵馬使劉知遠以所乘馬授之自乘斷甲者徐行為殿梁人疑有伏不敢迫俱得免敬瑭以是親愛之。敬瑭知遠其先皆沙陀人敬瑭後為晉高祖知遠為崇高祖

太祖始以黃巢降將秉旌宣武逞其詐力蚕食諸夏也黃兵彊威權日熾志欲無厭遂迂唐祚淫虐不檢禍自內興不得其死宜矣均王膏梁之子材不過人棄敬翔王彥章而用趙巖張歸霸以與莊宗為敵能無亡乎

右後梁二主共一十八年

後唐紀

莊宗

在位三年

卷三十五

諱存勗晉王李克用之子也其先本號朱邪蓋出於西突厥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為姓懿宗賜其祖赤心姓名曰李國昌因以氏焉帝襲王于大原尋即帝位改先同光國號唐

帝即位

癸未同光元年晉王即皇帝位國號大唐梁主遣段凝監大軍於河上欲翔李振屢請罷之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侯其有過則社稷危矣凝乃厚賂張趙求為招討使翽振力爭以為不可趙張主之竟代王彥章為北面招討使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八月梁古先鋒指揮使康延孝帥百餘騎來奔帝屏入問延孝以梁事對曰梁朝地不為挾兵不為心然迹其行事終必敗亡近又聞欲數道出

取大

兵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俟其分兵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偽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帝大悅○帝問梁人欲入舉數道入寇召諸將會議郭崇韜對曰段凝本非將材不能臨機決策無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揚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彼城中既空虚必望風自潰苟偽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帝曰此正合朕意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虜吾行決矣冬十月帝以大軍濟河至鄆州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中都圍其城城無守備少頃梁兵潰圍出擒王彥章斬之○康延孝請亟取大梁李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未必之知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陣橫行晝夜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為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帝批

寵信
伶人

之令下諸軍皆踊躍願行梁主使入保殿梁軍既離皆亡
匿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為置德國寶於所內忽生之已
為左右竊之迎唐軍矣梁主為皇甫麟曰李氏吾世難理
難降首不可俟彼刀鋸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麟泣遂
弑梁主因自殺○梁主為人澁恭儉約無荒淫之失但寵
信趙張使擅威福踈棄敬李舊臣不用其言以至於亡○
帝遣使以滅梁告吳蜀二國皆懼嚴可永曰聞唐主始得
中原志氣驕滿御下無法不出數年將有內變吾但當卑
辭厚禮保境安民以待之耳○帝幼善音律故伶人多有
寵常侍左右帝或時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
夫人嬖名謂之李天下諸伶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羣臣憤
嫉莫敢出氣○張全義請帝遷都洛陽從之

二年正月岐王改封秦王○二月上祀南郊大赦郭

軍士
離心

李勣首獻勞軍錢十萬縉帝內府之財山積不肯給賜曰
吾晉陽自有儲積可令租庸釐取以相助於是軍士皆不
滿望始怨恨有離心矣○郭崇韜位兼將相復領節旄以
天下為己任權侏人主由是嬖倖疾之於內勳舊怨之於
外○四月秦忠敬王李茂貞卒遺奏以其子繼職權知鳳
翔軍府事

三年帝性剛好勝不欲權在臣下入洛之後信伶官
之譏頗踈忌宿將○九月帝與宰相議伐蜀以魏王繼及
充西川四面行營都統崇韜充東北面行營都招討制置
等使軍事悉以委之戊申大軍西征入散關倍道而進王
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印節迎降自餘城鎮皆望風款附
遂進兵擊成都蜀主與襁衾出降大軍入成都崇韜禁
軍士侵掠市不改肆自出師至克蜀九十七日○十二月

滅蜀

後史莊宗

閩王審知卒子延翰自稱威武留後。時成都雖下而蜀中盜賊羣起布滿山林崇韜怒大軍既去更為心。命任圜張筠分道招討以是淹留未還帝遣宦者向延嗣促之。崇韜待之倨延嗣歸言崇韜專權王奇身於虎狼之口帝遣馬彥珪馳詣成都觀崇韜去就皇后自為教與繼安反。令殺崇韜以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

明宗皇帝

在位八年

壽六十七

本名嗣源改名亶李克用養子也。

殺鄭崇

丙戌天成元年正月魏王繼安將發成都馬彥珪至以皇后教示繼安繼安命召崇韜計事繼安登樓避之崇韜方升階繼安從者李環搗碎其首并殺其子延誨。趙在禮反于鄴命李嗣源討之三月嗣源至鄴都下令軍中詰曰攻城是夜從馬直軍士張破敗作亂帥眾大譟殺都

莊宗為
亂真所
殺

將焚營舍詰曰亂兵逼中軍嗣源叱而問之曰爾曹欲何為對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主上棄恩任威云克城之後當盡坑魏博之軍我輩初無叛心但畏死耳今眾議欲與城中合勢擊退諸道之軍請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為軍民之主嗣源泣諭之不從嗣源所奏皆為李紹榮所遏不得通嗣源由是疑懼石敬瑭曰夫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豫康義誠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怒公從無則生守節則死嗣源乃令安重誨移檄會兵軍勢大盛李紹榮請帝幸關東招撫之帝從之帝至萬勝鎮聞嗣源已據大梁諸軍離叛神色沮喪登高歎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歸入洛城四月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作亂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俄而帝為流矢所中須臾帝殞。是日李嗣源至聖子谷聞之慟哭謂諸將曰主上素得士心正為孽

後唐明宗

帝即位

置端

明殿

李士

相馮

道

小蔽感致此今吾將安歸乎已丑嗣源入洛陽百官三上

請嗣源監國嗣源乃許之於樞前即皇帝位○帝目不

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奏

願效前朝侍講侍讀近代自崇政樞密院選文學之臣與

之共事以備應對乃置端明殿學士以翰林學士馮道趙

鳳為之○昭武節度使王延翰自稱大閩國王

丁亥二年春正月馮道崔勣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秋八月楚王殷始建國○十一月吳王即皇帝位吳丞相

徐溫卒吳主以其子知誥都督中外諸軍事

戊子三年十二月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卒命其子從誨權

知軍府事

己丑四年九月上與馮道從容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

道曰臣嘗記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

馮道詩 馮道詩 馮道詩 馮道詩 馮道詩 馮道詩 馮道詩 馮道詩 馮道詩 馮道詩

頭墮凡為天下者亦猶是也上深以為然○上又問道今

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

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為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

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剗却心頭肉語

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人之中最為勤苦人主

不可不知也

庚寅長興元年以前忠武節度使張延朗行工部尚書充

三司使王司使之名自此始○十一月楚王殷卒子希聲

襲位稱遺命去建國之制復蒲鎮之舊詔以希聲為武安

靜江節度使

辛卯三年三月吳越武肅王錢鏐卒年八十一中子傳瓘

立○秋七月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聲卒六軍使袁誥

後燕明宗

三司使自此始

馮道誦農家詩

馮道詩 馮道詩 馮道詩 馮道詩 馮道詩 馮道詩 馮道詩 馮道詩 馮道詩 馮道詩

約等迎希範於朗州而立之

四年春正月閩王延鈞即皇帝位國號大閩。三月以孟知祥為東西川節度使蜀王。十一月帝殂帝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眾所推竊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在位八年年穀屢登兵革罕用校於五代粗為小康。十二月宋王即皇帝位。

焚香祝生聖人

路王 史曰廢帝

在位二年 壽二十

諱從珂明帝養子石敬瑭反帝自焚

清泰元年鳳翔節度使兼侍中潞王從珂立何與石敬瑭少從明帝征伐有功名得衆心宋弘昭為贊位望素出二人下遠甚。一日執朝政皆忌之路王由是疑懼。閏月蜀將吏勸蜀王知祥稱帝知祥即皇帝位於成都。潞王既與朝廷猜阻乃移檄鄰道言宋弘昭等乘先帝疾殺

潞王即位

長立少專制朝權今從珂將入朝以清君側之惡三月潞王建大將旗鼓整衆而東閩帝聞潞王至陝憂駭不知所為是夕帝以五十騎出玄武門至衛州依刺史王弘贇。潞王至將橋馮道等皆上牋勸進太后下令廢少帝為鄂王令潞王即位於極前。帝欲更命相問所親信以朝臣聞望宜為相者皆以盧文紀崔居儉對帝不能決乃實其名於琉璃瓶夜焚香祝天且以箸挾之首得文紀遂以為相。帝與石敬瑭皆以勇力善鬪事明宗為左右然心競素不相悅帝即位敬瑭不得已入朝乃復以為河東節度使。蜀主殂太子仁贇即皇帝位更名昶。西

乙未二年六月河東節度使石敬瑭既還鎮陰為自全之計。吳徐知誥進封齊王

後唐明宗

歷年圖三 武皇以沙陀微種奄有河東黃巢之亂有大
功於唐室上源之變訟於朝廷而不能自直遂與朱氏
治兵相攻糾紛不解流血成川僵尸蔽野至其晚節鋒
銳益衰窮居一隅僅能自保莊宗以弱齒襲位麾下諸
將皆白首行陳與武皇並轡齊驅之人乃能以恩信結
其心英果折其氣莫不竭力致命順指如意遂服真定
從山東取漁陽兼魏博策馬渡河而朱氏失國當是之
時天下莫不震動諸侯陸梁踞肆者皆駭愕相顧莫敢
保其土地王衍恃其險遠辭禮踞慢偏師西指而劔閣
不守觀其行兵可謂能矣惜其志小氣近驕心易生矜
功自喜御衆無法便嬖是用纒及三年隕身亡族悲夫
明宗無取國之心而為衆所附資性寬厚克終天祿清
泰於危難之中坐受神器之重得之非難失之孔易負
屢未安家為煨燼十年之中易姓者四禍福相尋何其
速哉

右後唐四主共十四年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五十四

後晉紀

高祖皇帝

在位三年 壽五十一

諱敬瑭姓石氏其先出西夷後唐明宗之婿清泰元年

鎮太原徙鎮天平不受命因求援於契丹遂即帝位

丙申天福元年春正月唐主以千春節致酒晉國長公主

上壽畢辭歸晉陽帝解曰何不且留還歸欲與石郎反邪

石敬瑭聞之益懼○初帝欲使敬瑭移鎮鄆州李崧呂琦

等皆力諫以為不可薛文遇曰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在

旦暮耳不若先事圖之帝大喜曰卿言殊豁吾意成敗吾

決行之即為除目付學士院使草制以敬瑭為天平節度

使制出兩班相顧失色敬瑭疑懼謀於將佐曰吾之再來

河東也王上面許終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得非如今年

十春節與公主所言乎我不與亂朝廷發之安能束手死

於道路乎都押衙劉知遠曰明公父將兵得士卒心今據

形勝之地士馬精彊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

制書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桑維翰曰契丹主部落近在雲

應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萬一有急朝呼至何患無成

敬瑭意遂決表帝養子不應承祀請傳位許王帝手裂其

表抵地制削敬瑭官爵以張敬達兼太原四面節度使率

諸將討之敬瑭遣間使求救於契丹令桑維翰草表稱臣

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

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

大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以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

日大為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表至契丹契丹主

大喜許俟仲秋傾國赴援○九月契丹主將五萬騎號三

劉知遠
敬瑭
事六

敗唐

十萬自揚武谷而南旌旗不絕五一餘里至晉陽屯於汾北之虎北口與唐騎將高行周符彥卿合戰敬瑭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唐兵大敗敬瑭遣使告敗於唐唐主大懼下詔親征諸軍自鳳翔推戴以來驕悍不為用符彥饒恐其為亂不敢東之以法帝至河陽心憚北行但日夕酣飲悲歌羣臣或勸其北行則曰卿輩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十一月契丹主謂石敬瑭曰吾二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氣貌識量直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為天子敬瑭辭讓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主作冊書命敬瑭為大晉皇帝其日即皇帝位害幽薊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二十萬匹制改長興七年為天福元年○唐主又與宋審虔等四將議復向河陽而將校皆已飛狀迎帝唐主遂携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

即位

唐主

十四

二年以李崧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充樞密使桑維翰兼樞密使時晉新得天下潘鎮多未服從或雖服從反

桑維翰

乃不安兵火之餘府庫單竭民間困窮而契丹徵求無厭維翰勸帝推誠棄怨以撫藩鎮卑辭厚禮以奉契丹訓卒繕兵以修武備務農桑以實倉廩通商賈以豐貨財數年之間中國稍安○二月帝謀徙都大梁桑維翰因說帝以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會費用富饒帝乃下詔東巡○夏四月帝至汴州○八月吳主下詔禪位於齊

齊王誥即皇帝位於金陵齊主大赦改元昇元國號唐

齊王

誥即皇帝位於金陵齊主大赦改元昇元國號唐

三年閏月閏王殂其叔父延義自稱閩國王更名曦

○八月以馮道守司徒兼侍中詔中書知印止委上相由是事無巨細悉委於道帝嘗訪以軍謀對曰征伐大事

後晉高祖

唐主却
法除不
并法外
於民

唐主下
又言只

張翰法
自契丹

有王五

晉延廣
與契丹
構隙

在聖心獨斷臣書生惟知謹守歷代成規而已帝以為然
庚子五年閩王曦既立驕淫可虐建州刺史延政數以書
諫之於是兄弟積相猜恨治兵相攻互有勝負福建之間
暴骨如莽矣。唐君史歲終獻羨餘萬石唐主曰出納有
數苟非培民刻軍安得羨餘邪。李崧奏諸州倉糧於計
帳之外所餘頗多上曰法外稅民罪同枉法君史特貸其
死各痛懲之。自黃巢犯長安以來天下血戰數十年然
後諸國各有分士兵革稍息及唐主即位江淮比年豐
稔兵食有餘羣臣爭言陛下中興今北方多難宜出兵
恢復舊疆唐主曰吾少長軍旅見兵之為民害深矣不忍
復言使彼民安則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成德節度使
安重榮取臣契丹上表數千言大抵斥帝父事契丹竭中
國以媚無厭之虜桑維翰密上疏曰陛下免於晉陽之難

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也不可負之議者以歲輸緡帛謂
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殊不知兵連而不休禍結而
不解財力將匱耗蠹孰甚焉用兵則武吏功臣過求姑息
邊藩依郡得以驕矜下陵上替屈辱孰大焉臣願陛下訓
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動
動必有成矣。吳越王弘佐即王位

庚子七年夏四月漢高祖殂秦王宏度即皇帝位更名玠
○六月帝殂馮道與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
奉廣晉弟齊王重貴歸之為嗣是日齊王即皇帝位延廣
以為已功始用事。帝之初即位也大臣議奉表稱臣告
哀於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契丹大怒遣使
來責議延廣復以不遜語答之契丹盧龍節度使趙延壽
本唐人晉初為契丹所虜欲代晉帝中國屢談契丹擊晉契丹主頗然之

後晉高祖

齊王

在位三年

名重賈高祖從子也契丹封為負義侯

癸卯天福八年春唐主鋹方上靈丹其夕殂元宗即位。

閩王延政稱帝於建州國號大殷。漢晉王弘贇即皇帝

位更名晟。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契丹每為延廣所沮

帝以延廣有定策功故寵冠羣臣又總宿衛兵故大臣莫

能與之爭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知延廣必致寇而畏其方

用事不敢言但益募兵以備契丹契丹主乃集山後及盧

龍兵五萬人使趙延壽將之委延壽經營中國曰若得之

當立汝為帝由是為契丹盡力畫取中國之策

甲辰開運元年正月契丹陷貝州時用兵方畧蹙公皆出

延廣宰相以下皆無所預延廣兼勢使氣陵侮諸將雖天

子亦不能制。閩拱宸都拍揮使宋文進弒閩王曦。或

謂帝曰陛下欲禦北狄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乃復置樞

密院以維翰為中書令兼樞密使事無小大悉以委之數

月之間朝廷差治。契丹之入寇也帝拜命劉知遠會兵

山東皆後期不至帝疑其有異圖郭威見知遠有憂色謂

知遠曰河東山河險固風俗尚武士多戰馬靜則勤稼穡

動則習軍旅此霸王之資也何憂乎

乙巳二年契丹復大舉入寇大敗北歸。契丹連歲入寇

中國疲於奔命邊民塗地桑維翰屢勸帝復請和於契丹

以紓國患。帝自陽城之捷謂天下無事驕侈益甚馮玉

乘勢弄權四方賂遺輻湊其門由是朝政益壞

丙午三年十一月契丹主大舉入寇帝以杜威為上將威

與李守貞榮彥筠謀降契丹契丹主給之曰趙延壽威望

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為之威喜遂降分

宋延壽

知遠郭

威有異

軍士釋中軍士皆慟哭聲震原野張彥澤倍道疾驅夜渡白馬津未明而封府入遷帝於開封府

唐平圖曰

高祖以地甚重追於猶然親執臣子之禮以事

戎狄賂之土地藉其兵力以取天下則其未成不可以高飛國家未治不可以應敵猝上捨桑維翰之深謀信景延廣之狂策內政不修而外挑疆隣使流民塗野旱胡騎汗宮關生為降虜死為羈魄非不幸也 右後晉二主共十一年

後漢紀

高祖皇帝

在位二年

壽五十四

諱高本名知遠劉氏其先沙陀人晉開運二年封圜

王四年少帝北遷帝乃圖義舉即位於晉陽國號漢

丁未天福十二年春正月朔契丹主至大梁以晉主為負義侯置於黃龍府。契丹主縱胡騎四出以牧馬為名分番剽

契丹

反抄掠之打草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自東西

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殆盡於是內外怨憤始患

苦契丹比肩逐之矣。劉知遠在河東富彊冠諸鎮步騎至

五萬人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

屢深入知遠初無激進之志及聞契丹入汴知遠分兵

守四境以防侵軼同結於是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

方知遠不許軍士皆曰今契丹陷京城執天子天下無王王

天下者非我王而誰宜先正位號然後出師。二月辛未即

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閔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

年。東方羣盜大起契丹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

制如此復召晉百官諭之曰天時向暑吾難久留以蕭翰為

節度使。二月壬寅契丹主發大梁晉文武諸司從者數千

人盡載府庫之實以行。契丹主至穀胡林而卒國人剖其

知遠即

契丹

後晉文皇帝後漢高祖

腹實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苑。○楚王希範卒將佐奉其弟希廣立之。○帝發大原自陰地關出晉終更弘肇奏克澤州弘肇為人沈毅寡言御衆嚴教所向必克帝自晉陽安行入洛及汴兵不血刃皆弘肇之力也帝由是倍愛之。○蕭翰帶擁兵而南欲北歸恐中國無主必大亂時唐明宗子許王從益與王淑妃在洛陽翰迎而立之以為帝。○六月吳越忠獻王弘佐卒遺令以丞相弘侁為鎮海鎮東節度使是歲為丙子然軍使別進。○帝至洛陽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先入大梁清宮密令殺李從益及王淑妃。○帝至大梁復以汴州為東京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禧年曰余未忍忘晉也。○乾祐元年春正月帝不豫召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入受顧命曰承祐幼弱後事託在卿輩二月立皇子承祐為周王即皇帝位。○冬十月荆南節度使南平文獻王高從誨卒其子保融知留後。

隱皇帝

在位二年 壽二十

諱承祐高祖猶子長承訓卒屬承祐於蘇逢吉

庚戌

乾祐三年夏四月朝廷以契丹近入寇橫行江北諸藩

鎮各自守無扞禦之者制以郭威為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

樞密使如故以左監門衛將軍郭榮為天雄衙內都指揮使

榮本姓柴父守禮郭威之妻兄也威未有子時養以為子

時刺其頭上為雀兒人皆稱為郭雀兒後為周高祖榮為世宗。○帝自即位以來楊邠總機

政郭威王征伐史弘肇典宿衛王章掌財賦以是國家粗安

章聚斂刻急有犯酒榷酒麩之禁者錙銖消滴罪皆死章尤

不喜文臣嘗曰此輩授之握筆弄不知縱橫何益於用史弘肇

曰長槍大劍安用毛錐章曰無毛錐則財賦何從可出於是

將相始有隙帝年益壯厭為大臣所制藉不能平左右因乘

教本一

郭威反

亂兵起

郭威

問諸之於帝云亦等專恣終當為亂帝信之遂謀誅亦等十一月丙子亦等入朝有甲士數十自廣政殿出殺亦引筆草於東廡下帝遣供奉官孟業齎密詔詣澶州及鄴都殺王殷郭威王峻郭威乃郭崇威弟威及諸將告以楊邠等冤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公披荆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諸公已死吾何心獨生郭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冲此必左右羣小所為願從公入朝自誅盜條鼠輩以清朝廷不可為單使所殺郭威乃留其養子榮鍾鄴都命郭崇威將騎兵前驅自將大軍繼之至封丘人情恐懼帝遣慕容超等將兵拒之彦超等戰敗遂還是日帝出勞軍兵敗為亂兵所弒郭威自迎春門入丁亥帥百官起居太后且奏稱軍國事殷請早立嗣君太后誥迎帝弟河東節度使贊即白帝位○武平節度使馬希範攻楚王希廣殺之自稱武安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契丹入寇太后命郭威將大軍擊之十二月威發大梁館于澶州癸丑旦將發將兵數千人忽大譟威命閉門將士踰垣登屋而入曰天子須侍中自為之將士已與劉氏為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共扶掖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威乃上太后牋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為母已未太后誥廢贊為湘陰公以侍中威監國百官藩鎮相繼上表勸進

高祖擁精銳之兵居形便之地屬胡騎北旋中

州之主故雍容南面而天下歸之豈其材德之首出哉乃

會其時之可為也夫根疎者不固基薄者易危隱帝雖有南面之號而政非已出民不知君輕信羣小之謀欲除故宦之臣禍不旋踵自然之勢也父子相繼四年而滅自古享國之短未有若茲也 右後漢一主共四年 兩卷終

少微家點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五十六

後周紀

太祖皇帝

在位三年 壽五十二

諱威姓郭氏字仲文邢州堯山人以漢樞密受禪都平汴建元廣順國號周

劉崇即位

李穀以守節

辛亥廣順元年監國即皇帝位國號周。初河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劉崇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向聞迎立湘陰公乃止曰吾兒為帝吾又何求及贊廢崇乃即皇帝位於晉陽更各是仍用乾祐年號此為。初帝討河中已為人望所屬李穀時為轉運使帝數以微言諷之穀但以人臣盡節為對帝以是賢之即位首用為相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為軍旅之謀多所裨益范質明敏彊記謹守法度李穀沈毅有器畧在帝前議論辭氣愴慨善譬喻以開主意。唐主遣邊錫平湖南以錫為武安節度使

崇正

壬子二年帝自入秋得風痺疾害於飲食及步趨甲寅顯德元年春正月加晉王榮兼侍中判內外兵馬事時羣臣希得見帝中外恐懼聞晉王典兵人心稍安壬辰帝殂晉王即皇帝位 北漢主聞太祖晏駕其喜謀大率入寇遣使請兵于契丹二月契丹遣其將楊衮將萬餘騎如晉陽北漢主自將兵二萬與契丹南趨潞州世宗聞北漢主入寇欲自將兵禦之羣臣皆曰劉崇自平陽遁走以來勢蹙氣沮必不敢自來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帝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乙酉帝發大梁壬辰過澤州宿於州東北北漢主不知帝至過潞州不攻

後周

世宗敗
北漢

誅逆裔
以肅軍
政

馮道
重

引之而南是夕軍於高平之南帝分馬自臨陣督戰合戰
未幾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兵千餘人解甲
呼萬歲降于北漢帝見軍勢危自引兵親犯矢石督戰。太
祖皇帝為宿衛將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
又謂張永德曰賊氣驕力戰可破也乃身先士卒馳犯其
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披靡時南風益盛周兵
爭奮北漢兵大敗追至高平僵屍滿山谷委棄御物及輜
重器械雜畜不可勝紀。樊愛能等聞周兵大捷與士卒
稍稍復還帝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政即收愛能徽及所
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
戰今望風奔逃者無他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悉
斬之自是驕將皆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太師
中書令瀛文懿王馮道卒道少以孝謹知名世宗出始
人莫則其喜溫滑滑稽多智浮沈取谷嘗善長樂老叙自
述更朝榮遇之狀時人往往皆以德量稱之

歐陽脩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況為大臣而無廉
恥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
老叙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
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
有五皆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得非高節之
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
而莫能致之歟予嘗聞五代時有王凝者家青齊之間
為辨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妻
李氏攜其子負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於旅舍上人不

後周

納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所執邪即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為之嗟呼開封府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厚恤李氏而答其主人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取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溫公曰天地設位聖人則之以制禮立法內有夫婦外有君臣婦之從夫終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無二此人道之大倫也苟或廢之亂莫大焉范齊稱馮道厚德稽古宏才偉量雖朝代遷質質與易也人無間言或無作也若巨山不可轉也臣愚以為正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為女不正雖復華色之美織衽之巧不足貴矣為臣不忠雖復才智之多治行之優不足貴矣則大節已虧故也道之為相歷五朝八姓若逆之

為仇敵暮為君臣易面變辭曾無愧怍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或以為自唐室之亡羣雄力爭帝王與廢遠者十餘年近者四三年雖有忠智將若之何當是之時失臣節者非道一人豈得獨罪道哉臣愚以為思臣憂公如家見危致命君有過則彊諫力爭國敗亡則竭節效死智士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或滅跡山林或優游下僚今道尊寵則冠三師權任則首諸相國存則依違拱默竊位素餐國亡則圖全苟免迎謁勸進君則與亡接踵道則富貴自如茲乃奸臣之尤安得與他人為比哉或謂道能全身遠害於亂世斯亦賢矣臣謂君子有殺身成仁無求生害仁且專以全身遠害為貴哉然則盜跖只病終而子路醢者海內果誰賢乎抑此非特道之愆也時君亦有責焉河則不正之女中士羞

以為家不忠之人中君蓋以為臣彼相前朝語其忠則
反君事讎語其智則禮稷為墟後來之君不誅不棄乃
復用以為相彼又安肯忠於我而能獲其用乎故曰非
特道之愆亦時君之責也

政事无大小帝自親之

帝違眾議破北漢自是政事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於
上而已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
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
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帝因高平之戰始知
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士
一奈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眾何所
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弱者斥去之又以
驍勇之士多為諸藩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諸關命
宋太祖皇帝選其尤者為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
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彊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
練之力也○北漢主殂子承鈞立更名鈞北漢孝和帝往
孝謹既嗣位勤於為政愛民礼士境外粗安

大簡諸軍

世宗皇帝

在位六年 壽三十九

諱榮姓柴氏太祖柴皇后兄之子也太祖養子
封晉王顯德元年太祖崩晉王即位

乙卯顯德二年帝常憤廣明以來中國日蹙及高平既捷
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上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
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自唐晉以來吳蜀幽并皆阻聲教
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一
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林獻策以為中國之失吳蜀幽
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
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奸黨內熾

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一篇

武夫外橫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矣若反其所為而已夫進賢退不肖所以收其才也恩德誠信所以結其心也賞功罰罪所以盡其力也去奢節用所以豐其財也時使薄歛所以阜其民也俟羣才既集政事既洽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率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為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為嚮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而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処為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則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彊弱然後避實擊虛遊彊擊弱未須大率自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為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嗟河東心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彊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方竭氣沮必未能為邊患宜且以爲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卒可擒也今士卒精練甲兵有備羣衆畏法諸將效力期年之後可以出師宜自夏秋蓄積實力矣上欣然納之時羣臣多守常偷安所對少有可取惟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凡所規畫皆稱上意上由是重其器識丙辰三年正月庚子帝下詔親征淮南命歸德節度使李重進將兵先赴正陽李穀攻壽州父不克唐劉彥貞引兵救之李重進度淮逆戰於正陽東大破之斬彥貞○是時江淮又安民不習戰身自既敗唐人大恐皇甫暉姚鳳還保清流閔丙辰帝至壽州城下命諸軍圍壽州二月七命

秦羅

勇

月通言

折鐵手
口齋

唐主割
地求和

宋太祖倍道襲清流關皇甫暉等陳於山下方與前鋒
 太祖引兵出山後暉等大驚走入滁州欲斷橋自守太祖
 躍馬麾兵涉水直抵城下暉曰人各為其主願容成列而
 戰太祖笑而許之暉整眾而出太祖擁馬頸突陳而入大
 呼曰吾止取皇甫暉也人非吾敵也手劔擊暉中腦生擒
 之并擒姚鳳遂克滁州後上遣翰林李士賓儀籍滁州柙
 藏太祖追親吏取藏中絹儀曰公初克城時雖傾藏取之
 無傷也今既籍之官物非有詔書不可得也太祖由是重
 儀。初劉詞遺表薦其幕僚劉人趙普有才可用命滁州
 平范質薦普為滁州軍事判官太祖尚語悅之太祖威名
 日盛每臨陳必繫纓飾馬鎧仗鮮明或曰如此為敵
 所識太祖曰吾固欲其識之耳。唐主兵屢敗懼亡乃遣
 鍾謨李德明奉表稱臣來請平謨德明素辯口上知其欲
 游說盛陳甲兵而見之曰我非六國愚主豈汝口舌所能
 移邪可歸語汝主亟來見朕再拜謝過則無事矣不然朕
 欲往觀金陵城借府庫以勞軍汝君臣得無悔乎謨德明
 戰栗不敢言。唐主復使李德明孫晟言於上請去帝號
 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仍歲輸金帛百萬以求罷兵
 上以淮南之地已半為周有諸將捷奏日至欲索得江北
 之地不許德明見周兵自進奏稱唐主不知陛下兵力如
 此之盛願寬臣五日之誅得歸白唐主素欲江北之地
 乃許之賜唐主詔書其畧曰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擊事
 大之心然不迫人于險又曰俟諸郡之悉來即大軍之立
 罷言盡於此更不煩云苟曰未然請從茲絕德明稱止威
 德及甲兵之疆勸唐主割江北之地唐主大怒斬德明於
 市命齊王景達將兵以拒周景達將兵二萬自瓜步濟江

周世宗

宋太祖
督戰

距六合二十餘里設柵不進諸將欲擊之太祖曰彼設柵自固懼我也今吾衆不滿二千若往擊之則彼見吾衆寡矣不如俟其來而擊之破之必矣居數日唐出兵趨六合太祖奮擊大破之殺獲近五千人餘衆尚萬餘走渡江爭舟溺死者其衆於是唐之精卒盡矣○是戰也士卒有不致力者太祖陽為督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徧閱皮笠有劍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步兵莫敢不盡死○以太祖為定國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

晉水戰

劉仁贍
守節

顯德四年周兵圍壽春連年未下議者以唐援兵尚強多請罷兵帝疑之李穀寢疾在第二月帝使范質等就與之謀穀上疏以為壽春危困破在旦夕若鑿為親征則將士爭奮援兵震恐城中知亡必可下矣上悅○二月乙亥帝發大梁先是周與唐戰唐水軍銳敗周人無以敵之帝每以為恨返自壽春於大梁城西汴水側造戰艦數百艘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山以殆勝唐兵至是命右驍衛大將軍王環將水軍數千自颍河汭入淮唐人見之大驚王反曰帝軍于趙步諸將擊虜紫金山寨大破之殺獲萬餘人甲辰帝耀兵于壽春城北唐清淮節度使劉仁贍病甚不知人監軍使周廷構等遂仁贍表昇仁贍出城降夏四月帝還大梁○冬十月帝發大梁十一月至濠州大破唐兵於洞口斬首五千餘級降卒二千餘人因鼓行而東所至皆下唐兵退保清口戊午旦上自將親軍自淮北進命太祖將步騎自淮南進諸將以水軍自中流進共追唐兵所獲戰船燒沉之餘得二百餘艘士卒殺溺之餘得七千餘人唐之戰船在淮上者於是盡矣

戊午五年三月上如迎鑾鎮虜于江口遣水軍擊唐兵破

平江

契丹

修守備

之唐主聞上在江上恐遂南渡又恥降號稱漢乃遣兵部
 侍郎陳覺奉表請傳位於太子必冀使聽命於中國時淮南
 惟慮舒蕲黃未下覺至迎鑾見周兵之盛白上請遣人渡
 江取表獻四州之地畫江為境以求息兵辭曰其良上曰
 朕本與師止取江北今爾主能舉國內附朕復何求覺拜
 謝而退遣其屬劉承遇如金陵賜書主書稱皇帝恭問
 江南國主慰納之唐主復遣承遇奉表獻江北四州歲輸
 貢物數十萬於是江北悉平得州十四縣六十是月浚汴
 口導河流達于淮於是江淮舟楫始通○五月唐主避周諱
 更名景（南漢中宗殂長子衛王繼興即帝位更名張
）包素六年淮南飢上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上
 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之解哉安在責其必
 償也○詔以北鄙未復將幸滄州即日帥步騎數萬直趨
 契丹之境契丹守將皆舉城降於是關南悉平○六月唐
 主遣其子紀公從善與鍾謨俱入貢上問謨曰江南亦治
 兵修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上曰不然曷時
 則為仇敵今日則為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虞
 然人生難期至於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
 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為子孫計謨歸以告唐主唐主
 乃城金陵凡諸州城之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
 （溫公曰或問臣五代帝王唐莊宗周世宗皆稱英武二
 主孰賢臣應之曰莊宗善戰者也故能以弱晉勝強梁
 既得之曾不數年外內離叛置身無所誠由知用兵之
 術不知為天下之道故也世宗以信令御羣臣以正義
 責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贍以堅守蒙褒嚴續以
 盡忠獲存蜀兵以反覆就誅馮道以失節被棄張美以

世宗

對敵天石落其左右人皆失色而上畧不動容應機決策人
人意表又勤於為治百司繕籍過目無所忘發奸擿伏聰交
如神明暇則召儒者讀前史商確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
物常言大祖養成王峻王毅之惡致君臣之分不終故群臣
有過則面責之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
能人無不畏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然用
法大嚴群臣職事小有不奉往往真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
名無所開宥尋亦悔之末年寢寘登殿之日遠近哀慕焉甲
午宣遺詔命梁王宗訓即皇帝位生七年矣。世宗仍歲征
伐大祖累立大功加以法令嚴明士卒畏服恭帝幼冲中外
物情皆附于大祖密有推戴之意

恭帝

庚申七年正月鎮定驛在河東劉鈞結戎人入寇恭帝命大
祖北征即日出發景門晚反陳橋驛是夜五鼓諸軍畢集曰
我輩蒙犯霜露為國家宣力而上無長君功成誰賞我不如
策點檢大尉為天子違明鋒刃交橫漸逼寢所大祖入白其
事大祖驚起諸校露刃列於庭皆曰諸君無主願策大尉為
天子大祖未及對俄有以黃衣加於太祖者諸校羅拜連暖
萬歲擁逼南歸自仁和門入太祖歸公署宰相范質等詣崇
元殿召文武百僚至晡班。恭帝自內降制曰天生蒸民得
之司牧二帝惟公而禪位三王乘時而革命其極一也予去
小子家不造人心已去天命有歸咨爾歸德中節度使殿
前都檢趙其真上聖之姿有神武之略佐我高祖格于皇

推戴
大祖

天建事世宗功存納麓東征而心厥緒懋焉天地鬼神其
有德謠歌獄訟歸于至仁應天。人法堯禪舜如釋重負予其
作賓焉呼欽哉禮畏天命宣徽引太祖就龍墀聽上訖宰
相掖大祖拜殿由東序服御服座群臣朝賀詔改周顯德七

後周

年為建隆元年國號大宋正月五日也

歷年圖曰太祖負叢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措身無所依
而發雖履天下之籍而室家先覆矣**世宗**以異姓之親入
承大統知近世之弊起於威令不行下陵上替故高平之
役首誅其何以振軍法遂能變弱為強因敗為功乘勝逐
北至丁大原歸而簡師習戰并心進取於是南割江淮西
克秦鳳北開關南政無堅城戰無彊陣又以枹鼓之際治
律曆明典禮審法令修政事收賢未養百姓可謂知治安
之本矣大功未成中道而夭蓋太平之業天將啓聖人而
授之非人謀之所及也

少微通鑑卷之三十一

後周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 / [宋]江贊撰. —北京: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6.12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3328-9

I. 少... II. 江... III. 中國—古代史—編年體
IV. K204.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6)第123687號

ISBN 7-5013-3328-9



9 787501 333288 >

書名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全十六冊)
著者 [宋]江贊 撰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 (010) 66151313 Fax: (010) 66174391

E-mail: Btsfxb@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造紙 華寶齋

印刷 杭州富陽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一五八

版次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

書號 ISBN 7-5013-3328-9/K·1370
定價 五〇六〇圓

